

·民族传统体育·

## 体育全球化中中华武术的生存危机和发展抉择

姜熙

(上海政法学院 体育部, 上海 201701)

**摘 要:** 从对“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的探讨入手, 就“体育全球化”进行分析, 由此引出了“体育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命题, 并在此命题下阐述了被同质化的“武术体育”的出现, 以及“武术体育”形成的原因和“武术体育”的当代生存形态。通过分析认为: (1) “体育全球化”可说是文化帝国主义向体育文化领域渗透的掩体。(2) 在“体育文化帝国主义”挟制下的中华武术, 已经被同质化为“武术体育”。(3) “武术体育”的当代生存形态主要表现为“折衷主义”路线双轨制的消亡和各拳种技术体系逻辑统一体的解体。(4) 武术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是武术生存和发展的唯一抉择, 武术各拳种的继承与发展是武术多元进化的必经之路。大力发展武术文化产业是增强中华武术信息流, 抑制西方体育对中国身体运动文化控制的有效途径。

**关 键 词:** 民族体育; 武术; 全球化; 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9)10-0084-05

### The development crisis and modern choice of Wushu in the trap of sports globalization

JIANG X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s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started his study by probing into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performed an in-depth analysis on “sports globalization”, hence brought up the proposition of “sports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under this proposition further expatiated on the appearance of homogenized “Wushu sport”, as well as causes for the formation of “Wushu sport” and the modern existence form of “Wushu sport”. Via analysis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1) “sports globalization” may be interpreted as a trap, an external bunker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penetrating into the sports culture area; 2) The Chinese Wushu dominated by “sports cultural imperialism” has been homogenized into “Wushu sport”; 3) the modern existence form of “Wushu sport” mainly embodies in the termination of the “eclectic” twin track system and the disassembly of the logical unity of various boxing technical systems; 4)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Wushu is the modern choice for Wushu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boxing varieties is the inevitable way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evolution of Wushu.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Wushu cultural industr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ncrease Chinese Wushu information flow and restrain the hegemonic control of western sport on the body motion culture of China.

**Key words:** national sports; Wushu; globalization; cultural imperialism; cultural identity

许多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时代, 在强大的西方前面, 中国文化逐渐失去了话语权, 西方各领域的理论渗透到了中国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和文化理论的每个角落<sup>①</sup>。随着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占领、

麦当劳在中国各大城市遍地开花的同时, 以奥运会、NBA、足球世界杯、耐克等为标志的西方体育文化也已经悄悄的占据了我国身体运动文化的主阵地。当我们还在电视机前为各种西方竞技体育赛事摇旗呐喊之

时，以中华武术为主要代表的中国身体运动信仰体系已经被西方体育文化在悄无声息中“同质化”。

## 1 文化帝国主义与全球化

文化帝国主义和全球化是当前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对文化帝国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激烈的讨论。英国威尔斯大学教授马丁·巴克在其著述中指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常常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Schiller<sup>[2]</sup>把“文化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综合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把一个地方社会带入现代世界体系。这个过程具有一种社会机制，即通过吸引、压迫、强制，有时是贿赂手段使该社会主导的社会阶层形成符合现有世界系统统治中心的价值观，增强现有世界系统统治的结构。”这昭示了 Schiller 对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新的帝国主义形式称霸全球的批判思想。通过文化依赖来维护政治合作，是 Wallerstein “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文化在调和经济体系内的紧张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要消除一切商品化的社会障碍，另一方面要把不平等分配的剩余价值整合到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去<sup>[3]</sup>。Schiller 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对美国媒介文化产品在海外的扩张持强烈批评态度，他认为大众媒介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和渗透国家文化空间对地方性文化的影响扮演着中心角色<sup>[4]</sup>。因此，毫不奇怪媒介帝国主义被认为是文化帝国主义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全球化首先是指经济的全球化。比较典型的表象就是他们利用资本的渗透，传播一种影响个人主体构成的消费意识形态，将每个人都纳入他们的消费世界，逐步打破人们原有的主体性，在世界范围内将人改造成消费的主体。一旦人们变成消费的主体，就会无意识地进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接受“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念和影响，失去原有的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此外，全球化所滋生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特质，对传统文化及民族国家在文化领域的主权地位产生强有力的冲击。“全球化”客观上有利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盛行。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前者把自己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强势扩展到文化方面，这就形成了全球化中的强势和弱势文化差异。

## 2 体育的文化帝国主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体育的全球化态势已经形成，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关键性的方面。第一，国际性体育组织的成立。第二，全球性的体育竞赛，包括单项国际性的运动会如各项世界锦标赛和综合性

的运动会。这些竞赛通常都是通过政府和全球性的体育联合会组织。最后，体育全球化还表现为体育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以及电视媒体等行业对体育的全球传播。Brohm<sup>[5]</sup>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当代体育全球化影响作了如下论述：“它在意识形态上繁殖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关系，如淘汰、等级、从属、服从等；其次，它传播了一种对于体育制度的组织化的意识形态特性；第三，它大规模传达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般主题，如超人神话、个人主义、社会进步、成功、效率等”。Wagner<sup>[6]</sup>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体育传统已经与西方体育发生混合，这种过程就是一种“同质化”。但是 Wagner 并不认为这个过程是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而许多学者却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文化同质化的罪魁祸首。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Wagner 将体育的同质化归因于一种“人民的意愿”。这与 John Tomlinson 的后现代性全球化理论如出一辙。John Tomlinson 认为，“单是这一纯粹的出现并不能说明什么，一个文本除非被阅读就不会发生文化上的意义，一个文本在被阅读之前无异于一张进口的白纸：仅有物质的和经济的意义，而无直接的文化的意义。在这一层次上进行分析，那么，阅读帝国主义文本在判别文化帝国主义上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了。”关键在于阅读，在于阐释和接受<sup>[7]</sup>。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中国来说，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身体运动文化的吞噬可以从媒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无形控制看出，就电视中体育节目的内容来看，当前各大电视台和电视频道基本上都是播放的西方体育竞赛，尤其是奥运会、足球世界杯、NBA 等内容，很少有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节目和报道。再看奥运会，其实是西方体育文化征服全世界的象征，它意味着一次全球体育观众的集会。在奥运会期间人们聚在电视前，陶醉于西方体育文化的盛宴之中。这种奥运会效应对于中国身体运动文化来说就是在体育全球化的掩盖下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侵略事件。其实，体育的文化帝国主义早就已经存在，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Gaelic 运动员协会就禁止了橄榄球在爱尔兰的传播。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列颠特别是英国对其本土文化的吞噬；澳大利亚为了抑制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运用现代体育和传统体育两种方式去建立国家体育文化身份。李彦文<sup>[8]</sup>认为，21 世纪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帝国主义变得隐蔽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渗透力更强。由于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从近代以来就已频繁，而且当前西方体育在对外扩展时都以诸如和平、公平等为掩体，造成了体育文化帝国主义的可识别性非常低。由此可见，体育全球化，或可说是一个“陷阱”，是文

化帝国主义在体育文化领域渗透的掩体。是一种西方体育文化价值观的定位,是对西方体育思维观念的推广。通过这种软的方式,不仅达到了经济收益的扩大,而且向全世界树立起西方社会价值观的榜样。

### 3 体育的文化帝国主义挟制下的中华武术

#### 3.1 被同质化的“武术体育”

中华武术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民族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对身体运动的信仰体系。武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包含着系统的技术体系,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哲学和伦理理念<sup>[9]</sup>。近代以来,代表着古老、神秘和中华文化传统的武术就已经开始与西方体育思潮发生碰撞,“中华新武术”的出现就是中西方身体运动文化结合的产物。几十年来,在西方竞技体育思想的挟制下,中国武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武术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有逐渐与它自身所承载的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相脱离的倾向,其表现主要是武术竞技化与武术文化传统的断裂,这些断裂主要和技术层面上和哲学导向上。技术层面上,攻防技击性的淡出,武术传统拳种统一的横向断裂,技术发展的功利性以及传统练习方法的渐失。哲学导向上为现代转型后的武术与中国经典哲学天人合一观的断裂、与武术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断裂<sup>[10]</sup>。断裂致使武术在国际化传播过程中让西方人对武术的理解和对武术的本来面貌的把握出现了错位。根据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及理查德·约翰逊的民族志研究,我们可以推论,武术的国际传播过程是复杂,武术文化符号的编码和解码之间没有给定的一致性,同样的信息可以由不同的受众以不同的方式解码。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不同的个人对同一武术文化符号的解码方式也是不同的,世界的无限性和符号的有限性决定了传播出现偏差的必然性。但是,当前武术国际传播时问题并不是出在“解码”上,而是最初的编码就出现了致命的问题。因为中国武术向西方传播以前,其编码过程就已经受到了西方体育思想的挟制,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武术符号传递到西方时自然就让西方人进行了错误的解码。早在上世纪80年代,Förster就指出,在很多情况下,武术的基本特点以及武术文化中物质层面、哲学层面和精神层面之间的相互联系没有被西方很好的理解。结果,武术的一些主要特征被片面强调技巧能力和体格力量而导致的心灵和肉体的人为分离所代替,然而这种情况恰好与西方体育的观点相吻合。所以西方人接受到的根本不是异质性的、来自东方文明国度的武术文化,而是接受到了一种被自己体育同质化的文化的复制品。

Förster把这种同质化的武术称为“武术体育”,并认为从武术到“武术体育”的转变是武术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消极进化。

#### 3.2 被同质化的“武术体育”形成的原因

许多学者认为,在一个以持久性相互影响和交流为象征的当代世界文化体系之中,中心与边缘区域是不对称的结构<sup>[11]</sup>。在文化领域形成的这种不对称结构主要是由于文化交流过程中信息流的不平衡所致。然而,不平衡的信息流正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重要方式。就西方体育与中华武术之间而言,由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掌握了更多信息流动途径,所以中西身体运动文化之间的交流从来不是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的,在交流过程中,西方体育思想向中华武术的流动要远远多于中国武术向西方体育的流动。这样就导致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对中华武术文化征服的强烈欲望和态势,迫使中华武术如果要在当前世界体育体系中立足或者进入奥运会就必须不断把自己改造成与西方竞技体育同质的“武术体育”。有学者就指出,近半个世纪的现代武术运动发展,因西方体育文化的强烈辐射及自身的主动趋附,致使武术文化被活生生的“和平演变”了<sup>[12]</sup>。Cynarski也揭示,武术的制度化、标准化以及武术选择进入竞技领域是为了提高在西方世界生存的机会和商业的成功(2006)。当然,中华武术文化并不是没有与西方体育文化进行过抗争。按照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进行推理,西方体育文化与中华武术文化相遇后,文化的灌输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具有斗争性、对抗性的过程,包括西方体育文化获得文化霸权的努力,以及中华武术文化对西方体育文化的抵抗。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西方体育踏入中国的过程中就曾出现过诸如“土洋体育之争”的中西身体文化对抗,但这些抗争都以中国武术失败而告终。

#### 3.3 当代“武术体育”的生存形态

##### 1) “折衷主义”路线双轨制的消亡。

20世纪开始,随着西方文化侵入,西方体育思潮开始迅速在中国蔓延。武术的发展开始借鉴西方体育的竞技思想和操作程式,各种类型的武术比赛和比赛制度已经出现。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体育思潮的裹挟下,竞技武术已然成为了中华武术运动的主流,这就意味着中华武术的发展已经受制于西方权势话语所框定的知识架构。在西方体育思想的框架内,武术要获得存在的可能性和合法性,武术传统的哲学导向、文化基础、伦理观念等就都必须转向西方竞技体育程式,使得武术失去了中华文化的根基。近代以来的武术“折衷主义”路线的双轨制,已经完全被西方竞技体育的操作程式所替代,具体表现为,作为武术哲学

基础的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学说，已经完全被西方实验科学所淹没。武术传统的训练方法完全被现代竞技项目训练方法所替代，如武术“内外兼修”已变为现代人体解剖学的骨骼、关节、肌肉外在锻炼，而涉及到精、气、神的“内练”则在竞技化大潮中被人们所遗忘。在传承制度上，传统师徒制被现代学校制所代替。双轨制的消亡就意味着中国武术文化形态的西化。在西方体育文化霸权的威慑下，从属于中华文化的武术被硬生生地植入西方知性文化的土壤中，而“变种”。在“更高、更快、更强”的西方体育“征服、改造”下，武术高、难、美、新的发展导向也应运而生。原本以中华传统文化灵魂“天人合一”观为主要哲学基础，追求宇宙、自然、人、物和谐统一的中华武术，在以人和自然的对立为前提的知性文化影响下，成为了心灵与肉体相分离的西方体育样式，并与西方体育一同陷入了技术性僭越与人文性迷失的桎梏之中。

2)各拳种技术体系逻辑一体的解体。

中华武术是纷繁复杂的身体运动体系，其拳种就有一百多种。每个拳种都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技击理念，各拳种也都包含了套路、功法和技击实战3大运动内容，这3大内容环环相扣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套路内容是每个拳种的基本内容，各个拳种的技击技术都蕴涵在套路之中，而功法运动是与套路同样重要的内容，拳谚曰：“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由此可见功法的重要性。技击实战更是武术的重要目标和追求，武术套路的习练和功法运动的修炼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就是为技击实战服务的<sup>[9]</sup>。所以武术中的每个拳种的技术体系都是包含了套路、功法和技击实战三大内容的逻辑统一体，这在明清时期就已基本上成形了。各拳种技术体系的逻辑统一就意味着武术的“打练结合”。戚继光在《练兵实纪》卷4中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提出了“舞对合榫”说。所谓“舞对合榫”，是要求套路的单练应当与双方的技击训练相互为用<sup>[12]</sup>。但是，当代武术在发展过程中为了符合西方竞技体育的操作程式，就需要按照西方竞技体育的思维方式，把各拳种改造成为适合竞赛评判的标准化形式。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不同的拳种所具有的不相同的运动风格和形式变成一种统一、规范的形式。现代竞技武术套路和竞技武术散打就是武术按照西方竞技体育操作程式改造的产物。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西方体育的竞技化要求，但导致了各拳种技术风格的消失以及各拳种技术体系逻辑一体的解体。因为以西方竞技体育为导向的武术竞赛，是纯粹的套路演练比赛和散打对抗比赛。练习套路的人仅仅练习套路，练习实战对

抗的人仅仅练习散打，这样本来属于一个有机整体的套路和实战成为了互不影响，相对独立的个体。也就是说武术“打练结合”中的“打”与“练”变得毫无干系。至于各种功法在上个世纪基本被人们所遗忘。不过最近功法运动已逐渐被得到重视，只是目前对功法运动的重新发展似乎也是以西方竞技化为导向的。

## 4 当代武术发展的抉择

### 4.1 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

英国伯明翰学派著名学者乔治·拉伦<sup>[13]</sup>认为，“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近代以来的中西身体运动文化极不对称的交流使中华武术文化逐渐在身体运动文化领域失去了话语权，造成了武术中华文化身份的危机。武术文化是中华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武术文化又自成体系并全面贯彻和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武术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母体的一个部分，有着文化母体核心本质的特征，透过它，可以完整地折射出文化母体基本精神的光芒<sup>[14]</sup>。然而当代中国武术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解释却是来自异质的西方体育思想，与中华文化母体已经完全脱离。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确立武术的中国文化身份，从而形成对中华武术历史和文化认同、归属、忠诚的强烈情感和持久意识。当然，在承认中华武术文化优越性和杰出价值时，也要防止将这种武术文化的民族主义，演变为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中心主义。

### 4.2 拳种是中华武术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

中国武术体系流派众多，到1986年武术挖掘整理工作结束时确定各种源流有序、自成体系的拳种就有129个之多<sup>[15]</sup>。这些拳种都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技击理念，它们是中国武术的真正形态，当然也是武术发展的源泉。然而，当人们大胆根据西方体育操作程式，对武术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时候，许多中国武术拳种却面临着失传和消亡的危机，这对于中国武术来说是致命性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各拳种的传承力度。此外，加大各拳种的发展力度，消除激进主义的思想，从小处着眼，突出各拳种的文化特色。太极拳、咏春拳就是武术拳种发展和推广的典范。所以，以拳种为单位进行武术发展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 4.3 大力发展武术文化产业

目前我国武术文化产业的发展还相对滞后，武术文化产品有待深入开发，尤其是在武术运动表演、竞赛方面其市场潜力还没有被激活。但我们从2007年央视推出的“武林大会”看到了一线曙光。“武林大会”

是以中国传统武术拳种为竞赛项目,以传统的“打擂”为竞赛方式,较“竞技武术”而言,更好地体现了武术的民族性和原生态。该节目开播3个月,即成为CCTV5体育频道晚间22:20后时间段的收视热点,开播5个月,全国有3.4亿观众收看过《武林大会》,同时,赢得赞助商及欧美、韩国等国外电视传媒的高度关注<sup>[6]</sup>。这一现象让我们意识到中华武术的魅力依然存在。同时,也启示我们要大力发展武术文化产业,让更多的类似“武林大会”这样能体现中华武术文化内涵的武术文化产品呈现出来。因为我们深知,武术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有利于整个中国文化产业的提升,也有利于武术的传承与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强中华武术对外传播和国人的武术文化认同,使中西方身体运动文化的不对称结构得到缓解,使武术文化摆脱边缘化的困境,从而抑制西方体育对中国身体运动文化的控制。

“体育全球化”或可说是“陷阱”,是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向体育文化领域渗透的掩体。文化帝国主义就是通过世界体系中“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不对称结构以及信息流不平衡状态,导致了中华武术与西方竞技体育之间文化生产与流通的不平等结构,从而影响着中国武术的文化生产方式和生产内容。当代中华武术已沦落为心灵与肉体相分离的标准化西方体育样式——“武术体育”。武术中华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是武术生存和发展的抉择,中华武术各拳种的继承与发展是武术多元进化的必经之路。大力发展武术文化产业是增强中华武术文化,抑制西方体育文化对中国身体运动文化控制的有效途径。

### 参考文献:

- [1] 时胜勋. 从“西方化”到“再中国化”[J]. 贵州社会科学, 2008(10): 15-25.
- [2] Schiller H I.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M]. New York: Shaipe: 976.
- [3] Wallerstein, Culture as the ideological battleground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J].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90, 7(2): 31-55.

[4] Schiller H I. Electronic information flows: New basis for global domination? Television in transition[M]. London: BFI Books, 1985: 11-20.

[5] Brohm J M. Sport: A prison of measured time[M]. London: Pluto Press, 1978.

[6] Wagner E A. Sport in Asia and Africa: Americanization or mundialisatation?[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990(7): 399-402.

[7] 金惠敏. 从“文化帝国主义”到“全球化”[J].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2008(2): 5-9.

[8] 李彦文. 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帝国主义[J]. 东岳论丛, 2007, 3(28): 162-164.

[9] 姜熙, 谭小勇, 朱东. 系统模式: 中国武术传承与发展模式的回归[J]. 体育学刊, 2008, 15(10): 96-100.

[10] 朱东, 谭小勇, 姜熙. 武术传统的断裂与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东方道路[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9, 35(3): 19-23.

[11] Hannerz U. Scenarios for peripheral cultures[J].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1990: 107-128.

[12] 周伟良. 论当代中华武术的文化迷失与重构——以全球化趋势下的国家文化安全为视角[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7, 19(1): 4-17.

[13] 乔治·拉伦.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 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M]. 戴从容,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14] 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 武术理论基础[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6.

[15] 邱丕相. 中国武术教程[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4: 4.

[16] 王庆军. 我国传统体育媒体化的思考——以央视“武林大会”为例[J]. 体育学刊, 2009, 16(4): 90-92.

[编辑: 谭广鑫]